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一百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文苑三

黃庭堅

晁補之

弟諫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吳淞馬定國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夙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嶠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卽之附趙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季常之甥也第進士歷知太和縣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累擢起居舍人母喪除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又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介意與蜀士講學不倦徽宗卽位起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隆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荆南承天院記

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卒年
六十一庭堅篤孝母病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學問文
章天成性得尤長於詩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
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蜀江
四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以自代
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初游
潯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宗慤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
補之年十七從父官杭州粹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
述以謁通判蘇軾稱其博辯雋偉絕人遠甚由是知名

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歷著作佐郎章惇
當國出知齊州坐修神宗實錄連貶監處信二州酒稅
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
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
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徙湖州密州果
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慕陶潛
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
之才氣飄逸文章溫潤典縉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
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
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管郡守及

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謂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以陰入官復舉進士又舉博學宏詞科一
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
久之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有文集五
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
登第歷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
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
稅又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
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

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
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觀未第時所作詩賦已爲蘇軾王安石稱賞及卒軾歎
曰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覲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
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
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
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
爲通判黃州知京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
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

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
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
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
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
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
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颭怒之爲雷霆蛟龍魚
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
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
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
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

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
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
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
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
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年十六以文謁曾鞏
一見奇之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
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自
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
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

見蘇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
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
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師道安貧樂道喜作詩自云
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
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
聞也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
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繞顏色伺候乎公卿之
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
見也予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
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

至師道答觀書曰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

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終下往
官賴時蘇軾知其事行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
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
素惡友壻趙鼎之適頤郊祀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挺
之家問所從得却去冷以寒疾死

李薦字方叔其先自郢徙華薦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
知軾謂其筆墨瀾灑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
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薦再拜受教又
數年再見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
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軾與范祖禹謀曰薦

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
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
亡薦哭之慟卽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
中年絕進取意謂穎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卒年五
十一薦喜論古今治亂辨而中理元祐末言上忠諫書
忠厚論并獻兵鑒二萬言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爲穎上令棄去家于
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
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
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未冠舉進

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擢
爲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
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恕篤好史學自
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
所不覽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召爲局僚王安石與之
有舊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
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
先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
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
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卽官修書官至祕書丞

卒年四十七恕采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
寢食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
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
紀家素貧無以給旨其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
方冬無集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
而別行及穎悉封還之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
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通鑑成追錄
其勞官其子義仲次子和仲有超軼材蚤夭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第進士歷天台令棄而從王安
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簿已又棄去好

皆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常數百
石爲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然與人寡合常
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
備守道安貧詔爲國子直講命未下卒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見
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中書舍人踰月
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非議辟雍奪職
奉祠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登進士第歷太學博士以文章
受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

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編
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爲
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
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詞章嘗言文不可苟作
誠不著則不能工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
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
孫女亦善文女清昭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子
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
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衰
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

讀書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故毅然盡心
思欲與古人竝元祐立十科薦七中書舍人曾肇上疏
稱其不事俗學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
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有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
臣嘆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第進士熙寧中知武
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
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安石恥爲小臣所薦因極口
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
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恩從仕歷官太
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芾上其
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
卒芾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書法沈著飛翥得王
獻之體畫亦名家尤善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王安石嘗
摘其詩句書于扇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
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不與人同
巾器所爲謫異人傳爲笑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
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爲兄以不能與
世俯仰故數困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

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芾壻吳激字彥高
建州人書得芾筆意工詩能文尤長於樂府使金以知
名留不遣授翰林待制知深州卒有東山集十卷有馬
定國者字子卿荏平人宣政末題詩酒家壁王譏訕得
罪紹興初遊歷下以詩撼僞齊劉豫豫官之至翰林學
士定國嘗考石鼓字畫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言
引據傳記人以爲定論惜其屈節亂賊爲文士羞云
劉詵字應伯福清人第進士歷大晟府典樂太常寺少
卿卒詵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音故委以樂
事在太常纂續因革禮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年十五試大學第一遂擢進士
歷司勳左司員外郎徽宗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
固位計濤抗言曰母輕議以詒後患王黼怒坐貶監朝
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卒之明年金人犯闕朝廷
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御史檢法官好古博
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
世次辨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
得玉璽言人人殊公麟以爲秦璽議由是定以病痺致
仕歸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黃庭堅謂其風流

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雋少檢頗博涉元豐初獻汴都賦萬言神宗異之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歷事哲徽至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知處州府卒贈宣奉大夫邦彥嘗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人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必造請謀政所急公卿多薦自代元祐中起教授於鄉遷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卒哲宗知其清賻絹百有六三百卷六經皆爲辨說又著琴史其序云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

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弁字偉明安福人登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南郊進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卒弁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剗剔瑕纇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謂廬陵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繼之者弁也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後爲洛人登上舍甲科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

官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參知政事以疾請興祠
年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雖謙以接物然
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
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遂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
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歷江西提舉學
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
惟藻衆莫能及時胡仲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
寶胡仲汪藻累遷著作佐郎以忤時相王黼出通判宣
州提舉江州太平觀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卽位召遷

至起居舍人高宗嗣位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楊州藻多
所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與祠明年復召連
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
似六經以賜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
重兵寢成外重之勢且陳御將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
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言古者有國必有
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
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
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來世乞卽臣所領州許
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爲日曆之

制可俄以事貶秩停官起知樞州御史張致遠又論
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
館餐錢聽辟屬編類書成上之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
進官升顯謨閣學士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
爲蔡京王黼客奪職居末州累赦不宥卒秦檜死復職
官其二子後徽宗實錄成以藻纂集詔旨有力詔贈端
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
釋卷尤喜讀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咄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
疊疊不窮登進士第歷祠部郎官大觀初蔡京再相向

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慈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
馭群臣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上書曰邇來士多
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
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能者有
才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願繼今用人以德爲先累
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
乞身先衆人補郡明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
職奉祠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
昌府尋又奉祠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
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

勢曰氣而已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
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旣而帝駐蹕杭
州還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
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
者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
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
西撫大德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八年
除江東安撫制置六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
江措畫八事初建康屯兵歲費無筭權貨務所入不足
以支至是禁旅又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

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
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平寇五十餘群然頗與
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奉祠尋拜崇信軍節度
使致仕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鄧潤甫恩補官坐上書論
事罷歸起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
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
秀州金兵南渡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
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以行在旣
至以病乞
紹興初
秘書省召俱爲少
奏修日

曆祕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之書
例從省記俱撫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
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
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
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
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
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
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
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
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徐俯爲諫議

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近聞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不報後一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與祠久之除徽猷閣特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使實錄院修撰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爲文典雅閎奧爲世所稱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歷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中召對嶠上䟽論邊事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再遷著作郎旣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䟽

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
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
十年矣外有勦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
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
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
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除司勳員外郎
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
檄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
修撰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嶠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
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與祠時方修好

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
將召用俄卒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
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爲蘇氏學
謫去召爲著作郎駒言祠事樂章辭多牴牾於是召三
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
所作除祕書少監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尋兼權直學
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與祠高
宗卽位知江州卒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
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

皆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
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曰麋鹿之性自樂閒曠
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卽位部使者以敦儒應
詔召之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
紹興二年以宣諭使明橐薦爲右迪功郎敦儒不肯受
詔其故人勸之乃起旣至命對便殿上悅賜進士出身
爲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提刑會諫議大
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敦儒遂罷十
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時秦檜當國甚

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煒亦好詩於是先用敦
儒子爲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
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進士第累遷太常卿末自建
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哀集爲書號太常因革
禮徵宗詔勝仲續之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爲
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
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
祭酒尋知汝州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勔媒蘖其短罷歸
高宗卽位赦還復知湖州未幾丐祠去年七十三卒謚

文獻子止方官至侍從孫邲自有傳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紹興登進士第
知諸暨縣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
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入爲提轄文思院嘗
以文獻曾覲覲持白于孝宗喜之累遷學士院權直克
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
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帝嘉其有志召草明
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
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
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

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司農寺丞知嘉興以言者罷予祠引年告老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沒入其貲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愬干天七揮刀不殊血流卽之雖閒居移書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爲言因得給還首領以

禮改葬復金壇田云卽之工翰墨金人尤寶之惟忠字
肖尊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大父賜宦寓玉山蕃以賜恩
補官歷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爲直始
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
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卽丐祠從清之歸直德秀
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
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卽位以太社令與劉宰
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
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

熹旣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竟不受守臣乞錄蕃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謚文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一百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忠義

昔仲尼稱述古之賢人如伯夷叔齊比干之倫竝以仁
許之於是徇國之上始重於後世作史者咸表見其事
以勸世之爲人臣者夫撓節事讎委城降敵者逆行也
臨難銷縮觸事緘默者懦夫也士大夫居常論議孰不
切齒於若人及身履其地往往不能自決何者愛生之
念勝也惟夫懷忠者不爲禍怵抱義者不爲利疚隨其
所遇以身徇焉是故捍國難焉而死守封疆焉而死全

使節焉而死主辱國亡焉而死忤姦邪犯忌諱焉而死
匪直死也雖剖心鬻支體荼毒妻孥百口弗顧焉茲非
烈丈夫能之哉抑食人之祿分宜爾也乃若謝仕閑居
慷慨赴義常布方外之士亦敢於嬰颺項啗虎口斯竝
明哲所戒要亦忠義激發非苟而已也易曰過涉滅頂
凶無咎是之謂乎宋承五季綱常頽壞之後而忠義相
踵獨盛於前代論者謂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脩唐
介諸賢實爲之倡嗚呼骨鯁之臣有裨風俗如此哉

蘇緘

宋族等附

傳察

張克戩

楊震張確孫益劉士英王稟附

李邈

霍安國附

朱昭

史抗郭濬王士言劉化源附

李若水

劉幹

秋沖之

滕茂實

陳邁

吳革

附駸

徐揆

李震開進
真寶附

蘇緘字宣甫晉江人第進士再調陽武尉捕劇盜李囊
素馳馬逐斬其首遂以勇聞累遷祕書丞知英州以禦
儂智高功換供備庫副使爲廣東都監陳曙失律誅緘
亦坐貶十餘年始遷職知廉州又知鼎州熙寧中交趾
謀入寇緘自鈐轄進皇城使知邕州緘以書抵知桂州
沈起及代者劉彝論事宜俱不聽八年蠻遂大入緘設
方略拒守發神脅弓射賊殪甚衆蠻知外援不至或教
囊土傳城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邕城遂陷緘猶領傷

卒戰愈厲而力不敵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
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不得屠郡民
五萬餘隳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
人吸漚麻水多病痢相枕藉死無一叛者緘憤起與彝
致寇又不救患道梗朝廷不得聞乃榜其罪于市神宗
嗟悼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錄子子元官次子子
明子正孫廣淵直溫同死皆褒贈焉子元召對謂曰邕
管賴卿父守禦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不能過
也再授殿中丞通判邕州起彝皆坐謫後交人謀寇桂
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皇城領兵報怨

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旅者字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知剡縣方臘之亂
旅遣妻孥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俄盜衆
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力不敵死之贈朝散郎錄其四
子時鞠嗣復知休寧縣臘破縣脅使降罵之臘忿有善
政委之而去加直祕閣知睦州嘗傷於賊未幾卒

傅察字公晦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宰相蔡京
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歷遷
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遣接伴金使是時金將渝
盟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

曰若君命何遂抵韓城鎮金人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
遇所謂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譯道使拜察曰當以
賓禮見何拜爲幹離不怒恚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
捽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辨竟殺之時
年三十七贈徽猷閣待制孝宗賜諡忠肅察幼嗜學不
與同輩娛嬉又恬於勢利故人鼎貴罕至其門云

張克戩字德祥者曾孫也第進士歷衛尉丞初克戩從
弟克公爲御史劾蔡京京再輔政脩怨於張氏以微事
黜克戩踰年起歷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知汾州數月
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來攻縱兵

四掠克戢畢力扞禦論功加直祕閣靖康元年金兵復
至以城守有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殿脩撰太原不守
通判韓琬等相繼亡克戢召令兵民曰太原旣陷吾固
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
吾節諸君其自爲謀皆立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
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徹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
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不至具述危苦之狀募士間道
言之朝不報金益萬騎來攻愈急度不得免手草遺表
及與妻子遺書繼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
入克戢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戢歸索朝服焚

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
于後園羅拜設祭爲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優恤
其家表揭門閭紹興中諡忠確同時有楊震者字子發
代州人知麟州建寧砦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鞞西奔
招合雜羌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震父宗閔率兵屢摧敗
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鞞驅幽薊
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破
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震
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戰沒閔門俱喪唯長
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時

年四十四高宗詔贈武經郎後與宗閔並賜謚立廟事
在存中傳又有張確者字子固宜祿人第進士知隆德
府金兵圍太原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特秦
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勢必南下若得秦兵十萬猶
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
金兵至確拒守戰死欽宗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又
有孫益者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冒圍
至城下死之益初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爲掾屬
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
命郡守衆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

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懼容遂見殺當太原之陷也劉士英爲通判王稟爲副都總管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死士英持短兵接戰死太原守禦凡九月稟力爲多金曾得稟屍戮而暴之高宗賜稟家田十頃

李邈字彥思臨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有才略見事風生以父任累擢通判河間府以迂蔡京童貫換右列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貫將連金人夾攻遼邈有異議都轉運使沈積中捃邈罪免官久之監在京染院歷知嚴州代還密教貫陰佐遼以

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
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
師詔趣入見邈慨然起就道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
師震動欽宗賜對問禦敵奈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
陛下無過憂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脩撰
京畿轉運使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岡乃以邈爲京城
西壁守禦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
也不以种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
擊之猶足爲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後歷青州
觀察使知真定府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韜且

問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
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幹離不脅
邈拜不屈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
府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
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金人命邈被髮左衽邈憤詆
毀甚力金人撻其口猶吮血嚙之翌日自去髮爲浮屠
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燕人爲之流涕高宗
贈昭化軍節度使謚忠壯邈之被執也本路都鈐轄劉
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
可受賊戮乎乃之孫氏山亭解絛自縊死同時有霍安

國者知懷州金兵圍城安國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
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陷將官王美投壕死安國
等俱被執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問不降者爲誰
安國曰守臣安國也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
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訥張謐于潛鼎澧將
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
皆不肯降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
衣而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贈延康
殷學士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

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
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拒敵是
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
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
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
圯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
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汙幸先戕我家而背
城死戰勝則東鄉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
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
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部將賈

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并媼從之遂解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賊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中矢而死同時有吏抗者濟源人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當令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代州西路都巡檢使李翼屯寧縣金人旣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却之率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紹

都監張忠輔擲首陣外以示金人金兵夜入城翼搏戰
達旦力不敵被執怒罵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
劉子英監酒閭城將官折可與同死之又有郭許者德
順軍安堡人爲涇原第八副將金人之犯陝西也渭帥
以下皆叛降獨許義不許稱病去帥惡忌之傳致以罪
下之獄苟便俱降許奮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
不能受汙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
斷于地下耳衆醜其語卽殺之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
同許死者涇原第一副將朱友恭西安人贈敦武郎又
有王七言者爲河東防秋將金人陷澤州士言巷戰死

贈忠州團練使又有劉化源者耀州人紹聖進士歷官知隴州金兵至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

李若水字清卿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歷太學博士靖康初欽宗選使金者議以賦入贖三鎮若水預焉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抃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沖虛觀獨令慶澥入旣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棗行棗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

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
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明年金人再邀帝出郊
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
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
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
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
今日願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
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
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後旬日粘罕召計
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

陳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山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
朝失言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
罵不絕口監軍者撾破其唇嚙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
斷舌而死年三十五高宗卽位贈觀文殿學士謚忠愍
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
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
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憾聞者悲之
劉鞅字仲偃崇安人第進士累官知越州拜述古殿直
學士召爲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歷知真定建州福州
加延康殿學士因事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真

定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韜謀得實意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沿梯衝設圍示欲攻擊韜發強弩射之金人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韜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是時諸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韜爲宣撫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繼敗太原陷召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

死不爲也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
西岡上通題憲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
年六十一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謚忠顯軫莊
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初
在西州爲董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
不復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子輦孫珙自有傳

林冲之字和叔莆田人元符末第進士靖康初爲主客
郎中副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
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旣而
過庭不金人逼冲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

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義命自
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
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子郁從子震
霆郁字襲休宣和三年第進士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
勤王卒爲亂殺漕使毛奎等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震
字時夷崇寧元年第進士歷祕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
聲崇寧大觀間霆字時隱政和五年第進士爲敕令所
刪定官詆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卽
挂冠出都門權臣大恚怒亦廢放以死莆人稱爲忠義
林氏寶慶三年卽其所居立祠後又給祀田百畝

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第進士靖康初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使金爲所留時茂實兄絢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卽自爲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取奉使黃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說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之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詔拔歸言於張浚上其事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金人拘留使者率散處之有進武校尉朱勣分在粘罕所勣遽求妻室粘罕喜命擇所虜內人妻之勣取最醜者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罕大怒勣含笑死挺下蓋勣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明年有魏行可者以太學生應募奉使假禮部侍郎以行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金人知其布衣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數年卒贈朝奉郎祕閣脩撰優錄其後其副乃吳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和州團練使不肯髡髮換官亦卒于北

陳邁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爲縣令有政績歷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徭地建平從允三州邁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邁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倣其式者號總制錢於是天下有經總制錢實自茲始語在食貨志又進學士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爲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邁冒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邁爲

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
邁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邁遙語之曰主辱臣
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爲囚俘乎適
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邁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
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
亦固辭邁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裹刀入府害邁於堂及
其子錫元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復免振出帳
下卒謀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碎裂之
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見邁屍嘆其忠
斂而葬之建炎初贈特進邁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往

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中山之難適亦被執以歸後死於雲中

吳革字義夫華陽人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談兵再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金人南牧帥兵圍州圍使粘罕軍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粘罕少屈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利害對曰金人有吞噬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詔以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令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僊聞金人犯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陳事宜皆不聽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孫傳乞留之不得乃與傳謀於啓聖僧

院置振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問至者萬計陰以軍
法部勒將攻金營久之遷于同文館所合已數萬多兩
河驍悍士旣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
三月八日起兵謀旣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
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涖請亟起事革乃被甲上馬
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帳卽執之脅以從逆革
罵之極口引頸受刀其麾下百人皆死時河南府少尹
阮駿率所隸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聲不絕口卒被
害特贈朝議大夫駿興化軍人紹聖進士

徐揆衢州人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舉首末

及大比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
以書抵二酋其略曰昔楚莊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
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
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入國背盟致討元帥
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
刃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元帥有存社稷之德活
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
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願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
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奉獻則楚封
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

厲聲抗論爲所殺建炎二年追贈宣毅郎官其後

李震者汴人爲小校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率所部出戰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虜怒絳諸庭柱斮割之膚肉垂盡罵不絕口

闕進者原隸宣武靖康從通問使至雲中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

興寶者代州人爲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眷隆繼真

寶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
敵寺舍盡焚酋下令生致真實至則抗詞無撓酋異之
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駒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
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
戮北人聞見者咸嘆異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一百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

者

忠義

陳東

歐陽澈

唐重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劉汲

郭永

韓也附

李彥仙

翼附

趙立

復翼附

朱蹕

胡就唐琦易青范旺馬俊附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儻負氣以貢入太學

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

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

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剗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

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
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
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
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斯道主戰邦彥因小失
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略曰在
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之臣也其忘疾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
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之徒是也所
謂社稷之賊也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
動任事之臣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付种斯道以

聞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
用邦彥等可斥也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慰諭衆莫肯去
方昇登聞鼓擗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鬻而磔之
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金人旣解去學官觀望時宰
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
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
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
東又請誅蔡氏日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旣歸復預
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
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

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
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遠
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府尹孟庚召
東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
其尸瘞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三越三年
高宗感悟竝追贈優錄其後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
墓紹興四年竝加朝奉郎祕閣脩撰官其後二人賜由
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靖康初應制條敝政陳安邊禦
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

事復爲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
實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逆天聽者有之或結怨
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
以身而安天下也高宗卽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
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
聞之遂力求罷爲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
唐重字聖任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累遷中
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
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爲之唱宰相
執奏以爲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專洛職知同州金人

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
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
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二帝既北行重移檄川秦
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卽位上疏
論今急務有四六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爲
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
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
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
直入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
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

大元帥府乞蚤臨關中以符衆望且畫三策若引兵南
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末興又六上
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爲請并條奏關中事宜俱不報金
將妻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
調赴行在重慶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
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
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遣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
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旆之勢庶
可以臨東方今乃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
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

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
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
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聞俄以
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謚恭愍時同死者
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
機宜文字王尚提點刑獄郭忠孝武功大夫程迪贈恤
有差宗閔震之父忠孝雍之父迪開封人亦謚恭愍父
博古部郵延兵戰死永樂云

徐徽言字彥猷西安人少爲諸生汎涉書傳負氣豪舉
喜談功名大觀二年賜武舉絕倫及第以功累遷武經

知晉寧軍兼風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忌徽言欲速
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
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
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爲姻迺登陴以大義譙
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
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
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孺子
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強敵勢
相百不抗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夷之餘哀折渠斷
刃以死固守旣自度不支取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

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
事君一夕裨校陰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
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門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
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
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讎敵手因拔
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挾徽言以去婁
宿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
徽言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汝輩屈
耶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遂
射殺之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麤狼何專殺義人以

退爾私治其罪甚慘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
徐徽言報國死封疆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謚忠壯
再贈彰化軍節度昂亦被執不屈死贈成忠郎團練使
徽言子岡旣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
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去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欽聖皇后再從姪也強學自奮
登元符三年進士第欽聖錫賚甚渥銓注保州司法參
軍有旨改承事郎蓋特恩也差監京炭場秩滿知吳江
縣蘇人私鑄黃錢流布一路諸邑聽民自便守亦以爲
然子韶爲書極言其害禁之事聞置獄諸邑皆曰太守

之命守意子韶必以抗論不從爲功比子韶至無一語
及守守德之以爲仁人君子也獄成守以下皆貶秩子
韶獨賞一官大觀三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有告李彪
草疏欲論蔡京擅權誤國者下彪韶獄有司欲當謗訕
重典子韶以未上爭之張商英爲相卒用子韶議薄彪
罪已而京復相流彪海島子韶追三官停任後敘復歷
官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
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援兵未至城陷子
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酌酒於前左右抑令
屈膝子韶直立不動執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

州子褒朝請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
得存初工部侍郎楊時聞金兵襲淮寧謂同列曰子韶
其死矣蓋知其素行云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諡
忠毅

楊邦乂字晞稷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歷
婺源尉廝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
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
之曰爾皆里中之豪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有
罪當上功畀爵明卽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翌
日討平之建炎中金人至江上杜充率麾下降金人濟

江逼建康守陳邦光及督餉戶部尚書李杓具降狀逆
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旣入城杓邦光率官屬迎拜
惟邦光不屈膝以血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
臣宗弼遣人說以舊官邦光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
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翌日宗弼等與杓邦光宴堂上
立邦光于庭邦光叱杓邦光曰天子以若杆城敵至不
能抗更與其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
紙書死活二字示邦光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
光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
再引邦光邦光不勝憤遙望大罵宗弼怒遂殺之剖取

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祕閣卽其地賜廟褒忠謚忠
襄官其四子紹興七年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焉邦
又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託言
故舊家邦又不疑爲娼館也酒數行娼女出邦又愕然
疾趨還舍解衣冠焚之流涕自責其立志如此

劉汲字直夫丹陵人第進士歷通判隆德府方士林靈
素得幸徽宗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爲妖言以應靈素汲
攝守下自欲靈素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
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通判河
中府辟開封府推官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

詆之黼聞奏調監蓬州稅欽宗召對汲奏願驅馳外服
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范
致虛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積聚一
軍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
行建炎元年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
月馮延緒傳詔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
副總管高公純曰此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
速進丘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不
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鄆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尋
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爲戰守計高宗立詔鄧州

蒲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加
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金人急攻京西汲
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
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
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敵大至汲死之贈太中大夫
謚忠介時有鄭驤者字潛翁玉山人登進士第歷直祕
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驤
遣兵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
去驤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翌日城陷驤赴井死贈
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謚威愍郝仲連者節制河東軍

馬屯河中權知府事晝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衆力戰
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及其子皆死之後贈明
州觀察使

郭求大名人以祖任歷知大谷縣部使者及郡文移有
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不行客謂世方雷
同母以此賈禍求曰吾知行吾志耳皇恤其它大谷人
安其政以爲自有令無求比者旣去久復過之老稚遮
留如求始去累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
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
檄求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犄角求朝夕謀戰守具囚

結東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復
舊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
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
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城孤無援永
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會大霧四塞豫以車
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以
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
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
破始降何也衆以咎永金人召之永正衣冠南向再拜
易幅巾入辭氣不屈金人奇其貌屢囑以富貴永瞋目

戟手罵不絕金人麾使去求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
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執者咸以手加額爲出涕
虜斷求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
二月也求好學見古人立名節者則慨然慕之杜充守
大名名稱甚盛求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未暇讀
也求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
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
慙靖康時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
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間元帥檄書至始
強一餐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

數人同末時金兵陷濰州知州韓浩通判朱庭傑皆戰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沒贈錄有差浩琦之孫也州人朝議大夫周中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盡散家財享士城陷闔門皆死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彭原人徙鞏州嘗爲種師中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鄆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以效用累功得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鄆州門宣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濬湟益爲戰守備盡取家屬

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技窮而去後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擊之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期以二旬必拔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卽降昇前秩彥仙曰吾寧爲宋鬼安用汝富貴爲命彊弩一發斃之設鉤索日鉤取金人舂斫城上殺傷相若守陴者傷夷且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斷戰愈

力金人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
可以身受敵人之刃遂投河死年三十六舉家被害惟
弟襲予毅得免張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
曰忠烈官其子給田宅孝宗易謚忠威彥仙頎而長嚴
厲不可犯與其下同甘苦故才樂爲用有等略善應變
宜路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駭彥仙依山植疑幟徐
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襲於隘囁
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併力
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
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

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時裨將呂圓登
宋炎賈何閻平皆力戰死而邵雲被執大罵不屈金將
妻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
面至抉眼擣肝罵不絕並贈官錄其家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數有戰功
爲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州王復拒守命
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城陷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
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手
瘞之結鄉民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歸
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復徐州詔授忠翊郎

權知州事累遷忠州刺史會金圍楚州急宣撫使杜充
命將所部兵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始達楚兩頰中
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旣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以立
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
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
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
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
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爲徐州
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
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

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承州旣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樞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高宗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圍益急九月攻東城飛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年三十七衆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爲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率以虛聲脅降惟太

原堅守踰二年濳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爲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計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王復者歷官龍圖閣待制其知徐州也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城陷被執詣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獨子佾先去州教授鄭褒罵敵與巡檢楊彭年並死焉復贈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有陳亨祖者淮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歸命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

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容州觀察使廟號閔忠

朱蹕安吉人知錢塘縣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餘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蹕白允之前路拒敵使杭民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金兵蹕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猶能率鄉兵禦敵後數日遇害時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關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蹕事與胡斌相類斌潮州人殿前司將也提兵戍邵武紹定三年盜至斌奮身迎戰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躡其

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盡矢窮卒
遇害事聞贈武節大夫錄其後土人爲立廟祀焉

唐琦者開封人行在衛士也高宗航海避金兵琦以病
留越州守李鄴以州城降金琦不勝憤袖石伏道旁伺
守者琶八出擊之不中被執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
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甘心降虜豈復齒人類
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論者謂自金
人內侵凡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爲賊視琦有
媿焉會稽帥傅崧卿請於朝爲立廟賜名旌忠
易青者歸善人爲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紹興六年十

月經略使連南夫與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以討廣賊曾袞京募敢死士夜劫袞營青在行中爲賊所執驅至後軍趙續砦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擒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第令經略來招安吾不殺青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焚之青罵不絕口死贈保義郎閤門祗候

范旺者順昌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謀舉砦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

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節解之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紹興六年贈承信郎賜廟曰忠節後又曰愍節

馬俊者或曰進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紹興二年砦軍陸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爲謀主約翌日屠老弱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遂伏誅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一百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著

忠義

華岳

楊震仲

史次秦郭靖附

李誠之

秦鉅附

高稼

曹友聞

陳審子坤附

劉銳

趙汝鄭寒葬維之何充附

陳隆之

王忠植趙淮附

王翊

蕭東卯等附

陳元桂

唐震附

張順

張貴花天順平富邊居司馬雲來附

陳炤

王安節劉師勇胡應炎徐道明等附

密佑

馬璽

張珏

華岳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冑當國有事北

征岳上書略曰侂冑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賣名器私爵

賞賈貶神器窺覘宗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
有以虛瑣之資請媼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
附阿佞肖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貪不知止私
植黨與陰結門第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爽汝翼
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僕倬米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
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翹文諒手致通秦
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至陳孝慶夏興祖商榮
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膏
刻血包苴佞肖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福
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

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
或以舊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閤魯館之貢子爲郎富宮
之庸爲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
冒節鉞牙僧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
患之扼吾咽喉者也且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
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冑
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蘇師旦周
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
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
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秦越一舟

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稽克而士卒
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此又啓吾
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
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
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書奏侂
冑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上中侂冑誅放還復入學登
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
臨安獄寧宗知各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
死東市

楊震仲字華父成都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熙

二年進士第知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太
安軍吳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
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教授非城郭
臣且有母在米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
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
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
然燭獨坐飲毒死次秦如其言斂而寘于蕭寺闔郡爲
之流涕震仲之未死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
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
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

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贈震
仲朝奉大夫直寶謨閣錄其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後又
賜廟曰旌忠謚曰節毅史次秦者眉山人及進士第曦
招次秦甚遽乃以毒藥傅兩目比至日益腫母年高而
賢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聞可
也曦乃聽還曦誅改秩至合州太守方曦之叛也四州
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
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餒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
還皆不肯行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時亦在遣中
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不忍棄漢衣冠

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入太學
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
終喪歷官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
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教閱
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酒庫月解錢一無所受
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誠
之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
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
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拒戰累日累敗之金人謀益

巧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又連敗之誠之料敵
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爲
一凡十餘萬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
殺傷相當子士允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孥曰城
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
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賜廟曰褒忠厚賻之
仍賜爵三人士允贈通直郎妻以下並贈有差從誠之
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檜曾孫通判蘄州與守李誠之協力禦金
人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

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
具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
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
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澤從父偕死特贈鉅五官祕閣
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同賜廟于蘄贈浚澤通直郎各
厚賻焉州學教授阮希甫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
甯時鳳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
鎮倉庫嚴剛中各贈官有差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
旺陳興曹全丘卞軍士李斌等皆鬪死淳祐十二年加
封鉅義烈顯節侯

高稼字南叔蒲江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劔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元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制置使趙彥呐登原督戰進稼三官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元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元兵大至下沔州先二日子斲復侍以時危任重爲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

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本心傳曰稼必壘
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城既陷
遂死焉詔進七官爲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
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視
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流涕所著有縮齋類藁三
十卷

曹友聞字允叔栗亭人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
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授縣竹
尉改辟天水軍教授累立戰功積官眉州防禦使左驍
衛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

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弟萬差
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仍總管忠義軍節制
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
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謀聞元兵合西夏女真回
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
在此一舉衆寡不敵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
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
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
彥呐曰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
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平曠無

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况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爲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元兵至萬出逆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諸將分擊前後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俟少霽友聞斥曰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

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
二十里黎明元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
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
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
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賜廟褒忠謚曰節萬特贈武翼
大夫並錄其二子時端平三年也先是紹定中有陳寅
者知西和州元兵入蜀寅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
計元兵屢攻屢却之元兵增至數十萬圍州城援不至
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
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

俱死毋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
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
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劒而死賓客二十八人俱死一
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
俱縋城亦折足死詔所居鄉所守州立廟贈朝議大夫
華文閣待制謚襄節特推官賈子坤潼川人攝通判協
力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
郎封其父崧官其子仲武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進士
純孝至朝散郎厓山師敗抱二女偕妻年同蹈海死
劉銳知文州端平三年元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鄰相

誓死守被圍久沒道絕兵民吮妻子之血無叛志時援師不至銳度不免先飲家人藥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下拜受藥俱死焉城垂陷汝鄉猶提雙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斷兩臂而後斃之銳與二子登文王臺自刎死汝鄉宣城人詔立廟賜諡是年元兵犯金州通判蹇彝拒戰兵敗被擒不屈而死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參軍蹇維之其弟也亦迎敵力戰而死彝潼川人與維之俱第進士又有漢州人何充通判黎州攝州事元兵至被殺妻陳罵敵不絕口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爲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
成都被圍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元兵突入
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
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
殺特贈徽猷閣待制錄其二子賜諡立廟初紹興中有
王忠植者本太行義士爲河東經略安撫使金人圍慶
陽急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
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械詣撒離曷不能屈使甲
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
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

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撒離曷怒殺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義節官其家十人後德祐中有趙淮者爲淮東轉運使元兵至戰敗與其妾俱被執元將阿木使淮招降揚帥李庭芝許以大官淮至揚城下呼庭芝如隆之言亦被殺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輔辟爲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元兵至輔敗死翊與司理王燦運司幹官李日宣募兵拒守兵入公署

上朝服危坐問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
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不走曰願與此城俱
亡元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
赴井死轉運副使蒲東卯亦死之元兵屠漢州權州事
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參軍羅由司戶參軍趙崇啓知
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乃雍六世孫也元兵入眉
州知丹陵縣馮仲燁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邛
守趙晨親率兵出戰力盡而死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
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
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於是夫婦同死至利州守

將南末忠降統制呂達戰死隆慶教授鄭炳孫不從末忠降先縊殺妻女隨朝服自縊事聞達炳孫贈官錄其子翊立廟贈諡餘褒恤有差寶祐六年元兵拔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陳元桂撫州人第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勞致疾開慶初元兵至元桂登城力疾督戰力不能支左右屢勸之避去不從城陷罵敵以死初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

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哉家人或
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
贈寶章閣待制爲立廟錄其子諡曰正節繼後江西提
部皆降于元有唐震者字景實會稽人登第歷浙西提
刑嘗忤賈似道免官咸淳十年起知饒州元兵至震發
州民城守元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風震降
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
明年二月元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中
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
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署

降震擲筆于地不屈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贈華文閣待制謚忠介廟號褒忠官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閩之新壘皆戰死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久受圍生兵日增援兵扼關隘不克進乃咸淳八年五月朝廷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命爲都統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者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皆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軍

布滿江面無罅可入乘銳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
中間救至人人踴躍及收軍矢張順爲之矩氣數日有
浮屍溯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
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爲神帥呂文煥力
留張貴共守襄貴恃其驍勇欲還郢是歲九月貴募二
士持蠟書伏水中數日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
洲助夾擊刻日既定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
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然急
出意未知耳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至勾
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及勢

近欲合皆敵兵也蓋郅兵前二日以風雨驚疑退屯三十里而敵得逃卒之報先據洲以待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皆敵謀也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支見執竟不屈死之敵命四降卒昇貴尸至襄城呼曰此矮張也守陴者皆哭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明年文煥降元荊湖都統范天順同貴入城者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封其妻官其二子同時有牛富者霍丘人爲侍衛馬軍司統制守樊城數射書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兩城凡六年

不拔富力居多樊城破富率死士巷戰力不支赴火死
贈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賜廟建康裨將王福謂將軍
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邊居誼者隨人以京湖
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元兵破沙洋城執守將王六用
呂文煥既降元列沙洋所斬首招居誼降不從明日縛
六用至壁下呼急降不答又射勝檄入壁中居誼給曰
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
三彀中其馬仆幾鈎得之越二日總制黃順開東門出
降遂使順招居誼又不從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取金
散將士往來督戰城將陷走還第伏劔不殊赴火死贈

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又有司馬夢求者光之後嗣母
程節婦也舉進士調江陵沙市監鎮元兵至夢求朝服
望闕再拜自經死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登第歷知朐山縣兼主管機宜文
字丁母憂歸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以王安節張
詹守之旣而朝議以姚訔知常州訔以炤久任邊知兵
辟爲通判或謂炤辟難有辭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視
遂墨衰而出訔入常甫十餘日元伯顏會兵圍常時呂
城再陷張彥被執常州勢益孤訔與炤及安節師勇率
義兵戰禦伯顏射書城中招降至再三不從詔加訔炤

等官城被圍已數月伯顏麾兵破城南門嘗死之炤斂
兵巷戰家人請出東北門走臨安炤曰去此一步非死
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之攻城也日殺人熬膏作火
炮城陷悉屠其民民皆甘心就戮無降者贈嘗龍圖閣
待制炤直寶章閣竝官其子嘗參知政事希得子也
王安節者節度使堅之子累功爲閣門祗候浙西添差
兵馬副都監以功轉三官同姚嘗守常城陷安節揮雙
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
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劉師勇者廬州人常州被圍加和州防禦使助姚嘗以

守伯顏遣張彥招降師勇責以大義繼遣范文虎來射走之遂潛師復取呂城又加福州觀察使總統出戍兵城陷師勇戰且行歸從二少帝至海上憂憤縱酒卒

胡應炎字煥卿常州人授溧水縣尉未赴守姚訐署爲節度判官同禦元兵應炎歸謀父兄皆曰願同死國乃命其弟應登侍母護妻子出城以存宗祀應炎乃應訐命屢出戰殺敵城陷猶拚戰手刀數人旣被擒慢罵不屈腰斬之城屠父聰兄應發俱遇害徐道明者亦州人乃天慶觀道士爲管轄賜紫取觀之文籍爲石函藏坎中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

顧誦聲琅然以刃脇之不爲動遂死焉時有莫諫之者
宣興僧也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爲溧陽尉戰死贈武
功大夫

密佑廬州人咸淳十年爲江西都統十一月元兵至隆
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黃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遁懼
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已降
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夔提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
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
戰進至龍馬坪元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面中矢拔
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

雙刀斫圍南走橋斷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
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
都解命劉榮呂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
以官佑不受語侵槩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
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
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有米立者淮人三世爲
將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元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
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元兵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
執時萬石降元元遣萬石諭立立曰三世食趙氏祿趙
亡何以生爲竟死之

馬堡宕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堡與
其兄堃特顯咸淳中堃知欽州徙知邕至閤門宣贊舍
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會恭帝入燕堃因留靜
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元將平章阿里海牙
攻廣西堡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
嚴關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堃發弩射之堃與
參議官劉子薦及蜀戍將黃文政協力守城凡三月夜
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城破堃
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
踰時始仆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剝削

之文政舍胡北咄叱死不絕聲子薦亦死之知靜江鄧
得遇亦投江死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
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
優哉游哉吾得其所時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
以城降元獨堅部將婁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
不下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
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
歸復閉壁元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米熟生嚙半啖
並盡鳴角伐鼓元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
部人各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

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炮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張珪字君玉隴西人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中軍都
統制又以功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
副使知重慶府五日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
不得達而溫敘長寧富順開達已渠諸郡不一月皆降
元元合兵圍重慶援絕糧盡珪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
赴援且爲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
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
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珪結
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

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
應迎珏入重慶爲制置瀘州圍經年食盡安撫王世昌
自經死元兵會重慶駐佛圖閣招降珏不從元兵破咸
淳皇華城軍使包申巷戰死既而元兵破紹慶府珏率
兵出薰風門與元將也速斤戰扶桑埧珏兵大潰城
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珏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
開鎮西門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鵠飲左右匿鵠乃
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
奪斧擲江中珏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
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珏

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諭以盡節亦自經死琦蜀進士也
有趙立者字德脩亦蜀人第進士以上書迂賈似道被
調德祐初起爲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
重慶則脅萬壽已降珪方城守爲後圖立無以復命還
至涪沉水死時制幕趙賈泰亦自殺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四